

教师以爱化解叛逆 荣膺师铎奖殊荣

文 / 陈明

在台湾屏东的一间小学教室里，有一位小男孩，患有过动症并合并亚斯伯格症候群。他的眼神里藏着风暴——警戒、怒气与深不见底的孤独，曾离家出走，拒绝上课、排斥学习，抗拒一切关怀。他对这个世界充满怨怼，对妈妈的情感更是满怀委屈、困惑与怒火。

这个孩子的存在，如同一道沉重的命题，让家长心碎，也让老师们感到无能为力。他的状况，几乎让人看不见希望的光。然而，这道墙，却在一位教师的手中，悄然松动。

她是静容老师，教学已历二十七年，始终相信：“没有孩子天生是坏的，只有还没被真正理解的心。”她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，秉持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念待人处事，在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多年。她以爱与耐心陪伴孩子，凭着专业素养与悲悯心，赢得了学生、家长与同仁的高度敬重，也因此荣获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——教育部于 1982 年设立的最高荣誉，用以表扬在各类教育工作上表现杰出的优良教师。面对挑战，她总是选择陪伴，而不是放弃；选择靠近，而不是后退。

三年的时光，她以无数次倾听与耐心、一封封与妈妈的沟通讯息、一日又一日对小杰情绪的接住与安抚，慢慢的，让那封闭的心，开出一道光缝。

最动人的一刻，发生在母亲节那天。那位曾经连一朵花都不肯送给妈妈的男孩，竟愿意站上讲台，和全班一起唱歌。活动结束后，教室渐渐安静下来，等人潮散去，他的妈妈走进教室。静容轻声引导小杰将手中的康乃馨递给妈妈，他抬起头，低声对妈妈说：“祝你母亲节快乐！”

这份转变，是如何发生的？

修补裂痕：从理解孩子开始

静容老师深知，过动症与亚斯伯格症虽同属神经发展障碍，却表现迥异。亚斯伯格症的孩子常有社交困难与刻板行为，而过动症则在注意力与冲动控制方面显现明显挑战。两者交织下，孩子的世界宛如战场，也让照顾者承受极大压力。一般情况下，学校会同步进行专业介入与辅导，协助孩子顺利发展。

小杰（化名）在小学二年级时从大陆转学回来。初次接触时，他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，对任何人都不信任，经常一个人躲起来，不与人互动，总是独自坐在座位上反复画着“奥

特曼”（日本卡通角色）。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，静容特地买了奥特曼画本送他，并经常赞美他的画作：“你画得好棒！画完这本，老师再送你一本。”透过他所喜爱的角色，一道小小的裂缝，悄悄在他封闭的心门上绽开。

小杰的注意力常无法集中，尤其排斥写国语作业，回家后几乎无法完成。不过，他的数学表现相对较好，相关作业也能完成。写字对他来说是一件困难且充满挫折的事，一旦感到不顺利，他会摔笔、摔书包，甚至把手边的东西往地上砸，整个人陷入扭劲与抗拒之中。那时他特别喜欢宝可梦里的“甲贺忍蛙”，我便买了甲贺的玩具鼓励他：“只要写完功课，就可以过来和“甲贺”玩。”有次写完后，他主动邀静容去看他吊单杠，她诚挚地称赞他：“你真的很厉害，很会吊单杠喔！”他也热衷于“躲避飞盘”，她使用这个活动作为诱因鼓励他：「功课写完就可以去玩，弟弟、妹妹都在等你一起玩躲避飞盘呢！」在这样循序渐进的引导下，小杰逐渐能完成国语作业。

升上四年级后，有一天放学时，小杰一个人坐在教室不肯离开，脸上明显带着怒气。静容焦急地想牵他离开，他虽没甩开她的手，却始终不愿开口。后来，另一位辅导老师加入协助，经过三十分钟的安抚后，她们轻声问他：“小杰，为什么不愿意回家？”他委屈地说：“安亲班功课太多了，我不想去。”

当下静容立刻向他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老师不该拉你的手。下次如果你有心事，要记得告诉我，这样我才能帮助你，老师也才能了解你。”接着，静容牵着他去 7-11 喝饮料、吃点心，之后一起前往安亲班，并主动和安亲班老师沟通他的情况。

从那天起，小杰开始主动与静容分享他的情绪与状况。例如他会说：“今天功课太多了，早上和爸爸吵架，所以没写完。”静容总是安抚他：“没关系，你可以早上再补完功课，写完后就能去吊单杠或玩躲避飞盘，学弟妹们都在等你呢！”透过这样一点一滴的理解与陪伴，小杰逐渐打开心房，也愿意主动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挑战。

当同侪成为翅膀

静容老师也会引导班上孩子理解小杰的情绪，例如当他在写字时感到烦躁，可能会撕纸、摔东西。她会温柔地对孩子们说：“他现在正在生气，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或生气的时候，老师也会，也会感到难过。只是每个人处理情绪的

佛光普照我家，化解我对丈夫的怨

文 / 黑龙江大法弟子

我是二零零七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十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师父的大法象一股清泉洗涤着我那被红尘浊世污染的心灵，开启了我那先天的善良本性。

一、苦难的人生

我丈夫是一个脾气暴躁、做事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者，从不做家务活，闲时就打麻将。我不仅要上班，还要照顾家里的一切事情。不论是男人的活还是女人的活我都得干。有时我干的活，稍不如丈夫的意，他就动手打我。后来发展到打我骂我成了家常便饭，好象几天要不找茬打我骂我，他就痛苦的不行。

就连我生孩子时，他都不放过我。在我坐月子才半个月时，有一次他又不顺心了，用手指狠狠的点着我的额头，恨恨的说：我就是要让你痛苦，让你得一百种病，让你生不如死！我的心被他气的哆嗦成一团。后来我妈放心不下我，把我接回娘家去了。

有一年，我意外的怀孕了，那时候不准生二胎，我就去医院做了流产。单位给了我十五天假。我从医院回家，拿个褥子铺在炕上，就想躺下休息一会。丈夫进门看见我躺在炕上，一把将我拽起来说：哪有那么娇气，还躺上了，起来陪我出去走走。他就把我推出门外。

走在马路上，碰见了我的同事，她知道我刚从医院回来，就说：你不要命了？今天风这么大，你会坐病的！我苦笑着瞅瞅丈夫，同事便明白了是他又在欺负我了。丈夫总是把他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，还和他的同事吹嘘：我不怕我媳妇，我把她收拾的服服帖帖的。

二、得大法，修去对丈夫的怨

姐姐先我得大法，修炼后全身的疾痛一扫而光，整天乐呵呵的容光焕发！姐姐看着我病怏怏的脸，象个苦瓜。就对我说：修大法吧！只有大法师父能改变你的命运，给你幸福的生活！

我听姐姐的话，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从此，我的幸福之门真的打开了！我如饥似渴的学大法！师父的法就象那滴滴的甘露，滋润着我那颗苦涩的心。我经常读着读着法，就泪流满面——那是感恩的泪水！

师父让我明白了人生苦难的来源，使我懂得了许多的人生道理，明白了怎么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！更知道了人来到世上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！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，所有的疾病都没了踪影。十多年来，我从没吃过药，没打过一针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无尽感恩！

在家庭中，我也开始修自己，并从法中明白，丈夫对我不好，是我以前有过对他不好。我和丈夫发生摩擦时，我就向内找自己哪里没做好。

师父在《休斯顿法会讲法》中讲道：“我经常讲，别人欺负你的时候、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、或你遭受什么痛苦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记恨别人，因为你是 在修炼。”（《休斯顿法会讲法》）我不再怨恨丈夫了，还处处关心他、体贴他。在他心情不好时，不再冷眉相对，而是用我从大法中学到的法理开导他。丈夫上班时，我笑脸相送，让他感到家的温暖。我变了，丈夫也变了，我们再也不吵架了，我们的家庭和睦了！

方式不同，有些人能很快平复，有些人则需要多一点时间。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空间，等他一下。”

老师们也会让孩子们明白：当有人因为情绪困扰而做出摔东西等行有时，只要没有伤害他人，我们可以选择包容，学习理解与接纳。我们也会邀请班上愿意的小朋友担任“小天使”，主动帮助小杰，并透过写作活动与小奖励，鼓励更多孩子参与支持的行列。

有一次，老师们参加干净世界平台举办的母亲节活动——“善念点亮台湾”，让她惊喜的是，小杰竟然也愿意参与，和大家一起动手做卡片。他写给妈妈的卡片上写道：“妈妈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世界上的可怕、恐惧与黑暗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让知道这些事，但我知道，说了就不能反悔。”

他私下告诉静容，三年级时他曾经把学校准备的花摔碎，也不肯送给妈妈，因为他觉得妈妈不爱他。

静容温柔地对小杰说：“你这样写，妈妈看到会很难过。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些词语，让妈妈知道你心里的另一面。你知道吗？母亲节当天，妈妈会来看你，还会带礼物来喔。”

静容也事先和他妈妈沟通，帮助她了解小杰的情绪背景，并引导小杰思考他可以怎么表达心意。她给了他一个简单的词句：“谢谢妈妈生下我。”并对他说：“因为妈妈生下你，你才会来到这个世界，才能来到这个班级，遇见老师和同学。”

小杰默默地听进去了。母亲节当天，他亲手把康乃馨送给妈妈。那一刻，他用自己的方式，跨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
每日的出发，是为了守护孩子的笑容

静容老师坦言，那段日子，每天都无法预测小杰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摔书包、发脾气，也常常不知该如何应对，但她始终相信：“孩子没有错，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是这样的。”为了理解他的世界，她不断进修，自学有关情绪障碍的相关资料，并积极与辅导老师讨论如何引导与支持小杰。每天上班前，她会聆听神韵作品〈善的力量〉，提醒自己放大内心的容量，以更温柔坚定的力量再出发，只为了守住每一个孩子的希望。

静容以真诚、善意与坚持，在风雨中为孩子点亮一盏盏温柔的灯，也让“真、善、忍”的光，在教育现场悄然绽放。

佛光普照我家，化解我对丈夫的怨

文 / 黑龙江大法弟子

二零一二年，丈夫得了脑梗，大小便失禁，我每天都给他清洁身体，及时更换衣裤。有时刚给他收拾完、换好衣服，一转身他又尿了一地，我每天不厌其烦的把他收拾干净。

我在没得法前，我曾对丈夫说：我现在打不过你，你以后别有病，你要有病，我不会伺候你，不但不伺候你，我还要天天折磨你、打你、骂你，让你生不如死！把你给我制造的痛苦都还给你，你信不信。他说，“我信。”可见没修大法时的我有多恶毒！我现在能这么不怕苦累、无怨无悔的伺候他，全是大法改变了我！

丈夫的大姐姐知道他的弟弟以前对我不好，怕我以报复的心去对待他，就来找我说：“弟妹呀！我知道他以前对你不好，对不起你，现在他都这样了，你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对他好点，我们全家都感谢你！”

我说：“姐，你放心吧！我不会恨他的，我现在修大法了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对谁都得好，何况他是我丈夫。是师父的大法化解了我心中对丈夫的坚冰，你们感谢大法师父吧！”

丈夫得病的那几年，他身上和家里没有一丝异味。我每天给他做可口的饭菜。他喜欢吃水果、零食和糕点，我就去批发点成箱的往回买，直到他吃够为止。

我为丈夫所做的一切，使他深深的感动。我的巨大变化，让他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！我告诉他：“我修大法了，你是最幸运的受益者，我要不修大法，你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。”他含泪点头。后来，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他也和我们一起学法，找到了生命的归宿！

童年的悲歌

文 / 子菡

那是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夏日，淡淡的晚霞披洒的傍晚，邻居们摇着小蒲扇，提着小板凳，聚集在岩坡上的草地里休息乘凉。而一群孩子们，似乎并未感到“火炉”的燥热，也没在意下水道里流出的污水，更不在乎空气中漂浮着的忽隐忽现的粪臭味，连对面山洞边杂草丛生的岩坎下，荒秃秃密集的坟堆，也没让孩子们有丝毫的惧色。

一脚踏进草丛中，惚的一下，无数只蚱蜢惊飞而逃，四处乱蹦。孩子们使出各自的招数，开始穷追猛扑。乔莽娃如饿狗扑食般抓到一只大“油炸”，好不得意的叫大家来看时，却被“油炸”咬了手指头，疼得惊叫唤；孙黑娃眼睛机灵，捉到许多细小呈土色的“铁蚱”和一只特大型“青蚱”，他把大“青蚱”高高举在头上，向伙伴们炫耀并发出欢快的笑声。就这样，孩儿们嘻嘻哈哈奔跑着，直到夜色渐浓，才满身湿汗的聚在一起，开始消遣手中的战利品。

首先孩儿们对着蚱蜢唱歌：“蚱蜢给我磕个头，我放你。”蚱蜢挣扎着，嘴里吐出“酱油”以求自保，但是无济于事，最终被卸下了大腿，小腿，直到支离破碎。别的昆虫也一样，最后被折腾得面目全非。全部消遣完后，他们高唱着“听那边练兵场，杀声响亮”的样板戏，在暮色里消失在回家的路上。

这就是文革期间孩子们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，虽不失欢笑，但如今看来却是扭曲而荒诞的。那时候全民被绑架到阶级斗争的战车里，孩子们经常看到无辜的人被揪出来，押上批斗会，千夫指万人诟，最后被踹翻在地，再踏上一支脚。

在传统文化被系统性破坏、充斥着党文化杀戮斗争的社会，孩子们先不把昆虫当生命对待，现在连同类也不被当作生命看待。校园霸凌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，手段越来越令人发指。这都是邪党肢解传统，扼杀人性，漠视生命所酿成的恶果。

曾经的中国人，邪党没来之前的童年是儿歌，欢歌，诗歌，是清脆的山歌，清灵的采莲歌，是杨柳间牛背上的牧笛短歌。他们是松下的童子，放纸鸢的童子，学垂钓的童子，杏花村的童子……

而邪党暴政之下的当今中国，一群群喝着狼奶，唱着红歌长大的童子，在一幕幕惨剧中，演绎出了多少童年的悲歌，人性的悲歌……

一个民族的未来，取决于孩子有什么样的童年。童年若被暴力与仇恨塑形，长大后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世界。要想让悲剧不再重演，就必须让孩子重新拥有善良、仁爱与敬畏生命的心——因为人心的堕落，往往比任何外在灾难更可怕。